

因为爱书所以补书

刘 雯

从事图书馆工作 16 年，坐拥书城，日久生情，对书籍的外观也就注意起来。如果看到有书衣衫褴褛，颜面不整，我总是习惯性地做点什么，让它们精神抖擞，重现光彩。生活中注重养生的人很多，但注重“养书”的人极少。书籍在借阅过程中常常惨遭毒手，开天窗、撕书页、乱涂抹、刮条码等罪恶行为屡禁不绝，只得暗自流泪，默默忍受。我不知道，对爱书人来说，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令人发指。修补流通破损图书，让这些伤痕累累的书籍以全新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，就成了近期我的主要工作。

去年 7 月份，我因岗位调整从阅览来到流通，领导说，“你以后顺便把旧书也补补吧”。于是除了充磁分书外，补书这活也附带由我做了。最初开始修补时，不假思索、生搬硬套，书页不齐、修补过火、条码贴错、书标位置不对等失误常常出现。曾经面对一些整体散架的书籍，我直接使用大号订书机在封面处订牢，结果牢是牢了，但书脊凹凸不平，鼓出来了，自己也不满意。通过这些事情，我认识到，补书技术含量低，但补得好、补得美却不容易，干活不能毛手毛脚，要精益求精。一年补书生活中，我发现，这活比我想象中要复杂得多，因为待修复书籍状况多样，程度不同。逐渐摸索出一些经验：书籍彻底散架，要用电钻打眼后以线绳穿缀，再用乳胶沾好封皮。如果塑料压膜封皮脏破，只需用肥皂水清洗，即可使书籍立即干净如新，不需过多处理。一般情况下，白乳胶的粘补效果最佳，而且也不会让书页起皱，所以我尽可能不用透明胶带。有的书脊因磨损而露出里面的纸质纤维，如果尚未“缺肉”，将少量乳白胶涂抹于患处，干后即可牢固粘合；如果“缺肉”明显，那就只能用涂抹乳白胶的小纸条粘补。日常工作中我使用过的工具有：大号订书机、透明胶、牛皮纸、书标条码机、磁条、白乳胶、刷子、电钻、镊子等。凭借这些得力工具，馆员交给我的各种书籍从伤痕斑斑的“病人”变为重洗梳洗打扮整齐的“美人”，归位书架，等候读者的检阅。今年我修补的破损图书 3000 余册，涉及各类，文学、历史居多。

坐在人流不断的社科书库门口，挥动手中的刷子，一本本千疮百孔、破旧不堪的书本不知不觉间逐渐复原，恍如簇新。每当看到自己亲手修复的书籍重新焕发青春活力，整整齐齐排放在书架时，心中真的很有成就感。虽然又累又脏，需要极大耐心与细心，但我喜欢这工作，也从中感受到“整旧如新”的快乐。将一本破书修补得品相极佳确实不易。北魏贾思勰曾说过，补书的最高境界是“自非向明举之，略不觉补”，意思是只在灯光下才看到修补的痕迹。距离这一步我差得很远。“书籍手术”过程中，仔细诊断破烂程度和类型，选择修补方法，补好后，放到旁边通风晾干，第二天再将它们上架，重新流通。补好的图书，信息齐全，看着养眼，摆着整齐，摸着舒服。日复一日，常常坐在桌前一动不动呆上好几个小时，腿都麻了。这真是一份磨练坐功，锻炼心力的职业。渐渐养成职业习惯，只要看到书籍稍有破损，就习惯性地寻个刷子，蘸上乳胶，粘它两把。我始终相信，熟能生巧，凭借着一份热爱和辛苦，大多数书籍都能在我手中妙手回春，到达读者手中。

破损图书修补工作虽然琐碎细微，却是图书馆一项基础工作。近年来，国家对历代手稿、善本、珍本等古典文献修补工作比较重视，采取积极措施，培养专

业人员，开展一系列大型古籍保护项目。但图书馆的一般图书没有引起重视，破损情况相当严重。以我馆流通部为例，目前共有 20 余万册图书开架借阅，仅 2014 年一年因残缺不全而不得不剔除的就有 2000 多册，需要修复的 5000 多册。有的利用率高的图书入库没多久就已面目全非，需要修补。自 2008 年我们实现自助还书以来，还书不经工作人员之手，破损情况更难监控。很多损坏的图书都是馆藏精华，“破书往往是最好的图书”，较为热门，在读者手中使用价值较大，不修补影响读者利用。因此，保护图书，延长开架图书的使用寿命是意义较大的一项工作。架上图书如果肮脏不堪，邋里邋遢，往往会影响读者的读书心情以及他对图书馆的评价。而图书干净美观，陈列整齐，就容易吸引读者的注意，引起其进一步翻阅的意愿。这是改善外观对提高图书借阅率的意义。对破损书籍及时修补，延长其使用寿命，这种事情寻常而平凡，容易被人忽视。但总归是要有人做的。我要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，努力做好它，成为一名优秀的“图书修补匠”。